


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

曲禮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禮大夫士祭用孟月恒以先月下旬筮來月上旬如不吉更筮中旬下旬士所異于大夫者大夫先諏丁巳之日明日乃筮士不諏日可以祭則筮其日矣大夫筮上旬之日不吉至上旬乃筮中旬至中旬乃筮下旬士則同日更筮中旬下旬也喪事于先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則筮中旬上旬大夫士皆同日畢事所謂卜筮不過三者如此曰遠某日近某日命龜筮辭也士喪禮卜葬日則遠日也其命龜但曰

來日某。特牲少牢筮日。則近日也。其命筮亦但曰來日某來日丁亥。此言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近某日。葢同日改命筮龜之辭。喪事先遠日。如不吉而卜旬之內。則曰近某日。吉事先近日。如不吉而筮旬之外。則曰遠某日。士冠禮特牲饋食禮俱云不吉則筮遠日。注云。遠日。旬之外日。少牢饋食禮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注云。遠日。後丁若後巳。此筮中旬卽爲遠日。明先遠日者筮中旬爲近日。然則旬之外旬之內。皆据先所卜筮之旬。分別而爲外內者也。正義謂特牲少牢不云近某日遠某日爲文不具。蓋失其指。

曲禮。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表記亦云卜筮不相襲也。兩經上下文意皆指祭祀卜筮時日而言。故鄭君以魯四卜郊春秋譏之。釋不過三之義。王子雍云。禮以三爲成也。上旬中旬下旬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與鄭義合。注釋不相襲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筴也。表記注云。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兩注義本相符。大事小事俱据祀事言之。明不得卜筮竝用也。正義謂表記注與此注不同。失鄭意。若周官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洪範。國有大疑。謀及卜筮。有龜從筮從。龜從筮逆。雖筮不吉。猶得卜者。鄭君筮人注。于筮之凶。則止不卜。未確。此自指國之大

事。與此卜筮不相襲專謂祭祀卜日者不同。賈疏誤爲牽涉。致生膠轕。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說者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內外剛柔。因云郊社尊。不敢同內外之義。榜案表記云。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是筮用剛日柔日。蓋謂小事無時日。分別事之內外而用柔日剛日耳。如郊用辛社用甲禘于太廟日用丁亥之等。皆大事有時日。不用此內外剛柔之限故也。

稽顙

檀弓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周官大祝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大祝謂之凶拜。孔子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雜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鄭君以爲杖期以上皆凶拜也。余謂先稽顙後拜。與先拜後稽顙。二者俱喪中之拜。以拜屬吉。稽顙屬凶。各據所先者命名而爲吉拜凶拜。故經記於先稽顙後拜者。通省稱爲稽顙而已。杖期亦有以吉拜者。母在爲妻不稽顙是也。雜記疏云。父歿母在。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不杖以下亦有以凶拜者。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是也。不杖期以下

兼備吉凶二拜。故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者。
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也。春秋時。三年之喪
有違禮以吉拜者。故孔子曰吾從其至。所以正時俗之
失。非從周舍殷也。吉拜列於大祝九拜之內。明先拜後
稽顙者亦周禮。

國君七个大夫五个

檀弓。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注云。人臣賜車馬者乃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襍記遣車視牢具注云。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榜案古者牲體之數名个。士虞禮特牲及少牢下篇皆云俎釋三个。少儀。大牢則以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犆豕則以豕左肩五个。故檀弓注个謂所包

遣奠牲體之數也。釋个爲牲體之數，非謂所包爲个。檀弓正義誤以个當包。士喪禮下篇云，苞二。又云，苞牲取下體。注云，士苞三个。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蓋据檀弓國君七个，大夫五个，差之。士用二包而云包三个，明个之多寡，不與包數同。士喪禮下篇疏誤以包與个同數。士禮遣奠用少牢，則羊一包，豕一包也。由是差之，諸侯大夫用大牢者包三。天子用馬牲者宜包四矣。記言遣車視牢具，取數于个，非取數于包。注云，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乃擬議之辭。疏義妄意車載一包，爲九包七包五包，取盈遣車之數，是自記者言之爲遣車視牢具，自疏義釋

之。則爲牢具覘遣車。不幾顛倒說耶。

昭穆廟制

廟有昭穆。父爲昭。子爲穆。說者謂兄弟立廟者宜同昭穆。楞案此大夫士之禮。不得上通于天子諸侯。大夫士以宗法辨親疏長幼之叙。故兄弟不相爲後。同昭穆。天子諸侯盡臣諸父兄弟。臣子一例。故兄弟及諸父繼統者。與子繼父同。分昭穆。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言庶子王者。關兄弟或諸父言之。明四廟定制。不得因人爲增減也。國語。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則兄弟異昭穆之證。

史記周本紀平王崩太子洩早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以孫繼祖之統匡王崩弟瑜立是爲定王以弟繼兄之統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以叔父繼兄子之統使諸父繼統如周之孝王繼懿王者而令上與先王之父同昭穆子先父食不且逆祀尤甚乎天子諸侯以國爲體奠世繫別昭穆悉循乎繼統之叙有子死未立如周太子洩者或廢疾未立如喪服經所稱君之父母祖父母者皆不得立廟叙昭穆其叙昭穆恒先君爲昭嗣君爲穆故繼統者世之長幼胄之親疏或殊而昭廟穆廟叙列左右者有成法明乎立

四廟之限。則以孫繼者。祭可及無親之祖。昭穆廟分左右。毀穆不及昭。毀昭不及穆。以孫繼祖者。毀高祖之祖。遷高祖于其廟。祖居高祖之廟。其高祖之父。廟異昭穆。固不得而毀之也。至繼統之孫入廟時。乃毀高祖之父。遷曾祖于其廟。已居曾祖之廟。故繼祖者。祖孫恒異昭穆。其義由此王肅難鄭云。王下祭殤五。則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坐昧斯義爾。以兄弟諸父繼者。祭或不逮高曾之倫。劉敞云。兄弟六人爲君。亦六代祀祖禰矣。說最直捷。其諸父繼統者。更不得取已毀之高祖復列廟祀也。由是繼統之禮。嚴明乎臣子一例之義。則以兄弟諸父繼者。祭稱嗣王嗣侯。左氏春秋傳哀七年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廟號先王先君。左氏春秋傳隱三年宋穆公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稱兄宣公曰先君。哀六年楚昭王命公子啟爲王。退曰。君王舍其子而立羣臣。啟。昭王兄。而倫序之名亦正矣。閔僖逆祀。公羊穀梁俱譏其先禰後祖。據僖當居禰廟。閔當居祖廟而言。非文公果

稱閔爲祖也。故僖繼閔爲君，閟宮頌僖，則曰莊公之子。楚靈王繼郟敖爲君，伍舉更爲後之辭，則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明其倫敘無所改易。此天子諸侯昭穆立廟之成法，不可易者。

言公羊傳言仲嬰齊爲歸父後，西河毛氏、健庵徐氏皆言其失實，而徐氏尤辨析。其言曰：穀梁傳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注云：人之子謂歸父子。是歸父自有子。昭公時有子家羈。注云：莊公之元孫也。子家，歸父字，歸父莊公孫，羈以王父字爲氏，故爲元孫。是歸父自有孫，不必以弟嬰齊爲後。然則嬰齊誰後？後仲遂爾。書仲嬰齊者，以父字爲氏也。晉靖公之孫有欒賓，杜氏曰：蓋其父字欒。宋桓公有孫曰鱗矔，世本曰：公子鱗之子曰東鄉矔。皆氏父字，與此同。楊謂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故季文子逐東門氏，逐歸父耳，而遠託于仲之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臧宣叔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蓋已直揭其隱矣。歸父既逐，旋以嬰齊後仲遂，是文子無惡于仲遂甚明。此又治春秋者所當知。

明堂

漢以來言明堂者人各異說由未辨于其地以王居聽政之明堂與合諸侯之明堂涵而一之也所謂王居聽政之明堂即路寢路寢者大寢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大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大廟大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大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大廟季冬居元堂右个鄭康成氏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堂釋之周官經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鄭君注門爲路寢門。又援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于門。故于文王在門謂之閏。先後鄭皆知月令所舉曰大室曰大廟曰左右个者爲路寢。蓋順時布令。日所有事于其地。終月而還焉。歲徧。逸禮王居明堂之禮。有日出十五里迎歲。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曰毋宿于國。曰仲秋乃命國醵。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曰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曰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悅。小人樂。其事皆國中順時而布之。天子日視朝。退適聽政在此。故其禮如此。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記盛德篇綴明堂數說于

末。有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待朝在南宫揖朝出其南門。凡月朔。先朝日而後聽朔。故禮記玉藻篇曰。元端（鄭注端當作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天子聽朔視朝同地。記于視朝不言地。蒙上南門之外省文。（据下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言地知之南門即路門。周注釋東門南門爲國門。釋闈門爲明堂門。自成齟齬。）周官經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所以明有尊也。會同率諸侯朝日。（大戴禮記朝事義。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藻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覲禮。王見諸侯服袞冕。會同之禮。先朝日。然後朝諸侯。明其同服。）及春朝朝

日。孔子三朝記。詩云。東有啟明。于時雞三號。以興庶虞
庶虞動。蜚征作。嗇夫執功。百草咸淳。地傾水流之。天
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此天
子春朝朝日之禮。東堂東郊之堂。皇覽。迎春東堂皆在
東郊。服袞冕。月朔朝日。春秋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
食之。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
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日。王者朝日。日食皆在朔。因朝
日而知夜食。則天子有月朔朝日之禮審矣。天子先朝
日。然後聽朔于朝。諸侯則聽朔于太廟。然後朝廟
故穀梁傳云。天子朝日。諸侯朝朔。明尊卑異禮。在路
寢東門之外。服元冕。魏文帝詔曰。漢時不拜日于東郊
而旦夕常于殿下東面拜日。見後
漢書禮儀志 法
猶畧循古法。由宮中言之。是為某門外。其國門之外
則謂之郊。如記言兆于南郊迎春
東郊。不曰某門之外。舉近舉遠異辭。路寢
之四門。東南稱門。西北亦稱闈。見蔡邕明堂月令論引
王居明堂逸禮。周官師
氏使其屬守王門。保
氏使其屬守王闈。凡祭祀齊于路寢。隸僕掌五寢之

埽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是也五寢即五室別言之爲五寢統言之爲大寢鄭君以爲廟寢失之矣守祧職云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注有司宗伯也修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恒主修除守祧恒主黝堊隸僕爲王宮執事之官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然則廟祧非其職掌所得及甚明前云五寢後云大喪復于大寢小寢以檀弓君復于大祖小祖大寢小寢考之天官夏采以冕服復于大祖祭僕大喪復于小廟是天子復于大祖小祖之事其復于大寢小寢則此隸僕所職是也士喪禮死于適室復者升自東榮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此士復適寢之禮足相證明矣鄭君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亦誤宮人掌王宮六寢之修大寢既

稱五寢。合小寢而六歟。古者寢興之地尚專一。蓋自天子達。路寢五室之制。夏后殷周一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鄭君唯釋重屋爲王宮正堂若大寢。然匠人營國。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皆据王宮所居言之。遂明王宮大寢之制。其言左祖。則謂世室爲宗廟者非也。其言國中。則謂明堂爲在國之陽者非也。据大室言之曰世室。据南堂言之曰明堂。蓋異名同實。所謂合諸侯之明堂。于周官經司儀及覲禮見宮壇之制。于明堂位見階門之位。大戴禮記朝事義則兼舉之。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

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倣其器之色。其文亦六瑞六贄下。六瑞諸侯所執以朝。六贄諸臣執以見。此六器則會同諸侯祀方明所設。其事相因。文故相亦。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是皆六玉有琮與太宗伯文合。與禮不云上璧下琮。而云上圭下璧。記者文誤耳。鄭君以六器爲圜丘方澤及四時迎氣所用之玉。據典瑞祀天以四圭。祀地以兩圭。其旅上帝亦以四圭。與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異玉。牧人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禮記亦云郊之祭也。牲用騂。又與大宗伯牲幣各倣其器之色者異牲。然則六器六幣。爲祀方明所用甚明。

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盛德篇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明堂位曰。昔者周公

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宮廟之中。設斧扆皆在牖戶之閒。故爾雅云牖戶之閒謂之扆。此以其所在處名之者也。周官司几筵職。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則黼依所設非一地。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則非設于牖戶之閒。故謂牖戶閒爲扆則可。謂依必設于牖戶閒則不可。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此言階者。即司儀所云爲壇三成是也。當階中者爲中階。當階東者爲阼階。當階西者爲西階。鄭君据此釋匠人九階爲南面三階。非也。九階當以賈馬諸家九等階之說爲定。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

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之國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此爲壇爲宮謂之明堂。無室廟个之制。惟四面表其門則不殊。南門之前。又表正門。亦謂之應門。覲禮于祀方明言反。則出拜日爲出其宮門可知。鄭君亦以國門釋之。非也。方明之祀。配以受命之王。古文尚書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書援之而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大戴禮記盛德篇有或說明堂爲文王之廟。緣此致誤。殷周典禮相沿之可稽者若此。書禋于六宗。說者釋爲上下四

方之宗。書大傳。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云。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閒。助陰陽變化者也。後代不闡祀六宗。方明蓋其遺象。宗祀之名所由昉也。巡狩則方岳之下。覲其方之羣后。亦曰明堂。孟子書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史記。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楊倞注荀子彊國篇云。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為宮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其上。左氏傳為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竝主斯說。鄭君知月令室廟个之為大寢。又以五室之明堂在國之陽。以宗祀為祀五帝。榜謂古者神祇皆兆祀。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未闡祀于五室之堂。兆祀五帝。配以五人帝五人神。未聞

更配以文王。昔儒所以致誤者。月令考工言明堂詳矣。不知其卽路寢。因近郊及四岳明堂之名最著。遂以室廟个之制加之。而周官儀禮爲宮爲壇之爲明堂。其名轉不可考。于是路寢明堂異名同實。王朝之明堂。與近郊之明堂。同名殊制。均失其傳矣。

書顧命篇。馬鄭王本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與晚出書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已下爲康王之誥者不同。然同謂于殯宮受冊命。唯史記周本紀云。成王旣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作顧命。謂受冊命在廟。先儒以司馬遷從安國受尙書。故遷書多

古文說是也。謹案周官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明四座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之等。非殯宮所設。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明陳寶在廟。凡天子諸侯之嗣位也。皆先朝廟。周之天下。傳之文王武王。受冊命于祖廟。所以明有尊也。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此皆行于既殯。明不以卑廢尊。曾是受冊命于祖廟。爲天地社稷宗廟主。而議其既殯行事爲已速可乎。襍記曰。君薨。

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經對王崩言則曰子釗號稱子之義也。對卿士邦君以下言則曰王。待猶君之義也。昭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皆未踰年而書王書君。古者天子崩。則親取羣廟之主而藏之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康王受冊命在祖廟。畢門者。祖廟門也。先儒以下經王出在應門之內。因釋畢門爲路門。蓋失考。天子七廟。太祖廟居中。兩廂各有三廟。每廟之前。有南北隔牆。牆皆有閤門。見賈氏禮疏。祖廟已西。凡有四閤門。司儀每門止一相。聘禮每門每曲揖。是也。入門出則云廟門者。出者至祖廟門而終畢。故曰畢門。入異詞。天子宗廟之制。前堂後室。有東西房東西序東西夾東西堂。堂又謂之箱。爾雅。室有東西箱曰廟。

覲禮几俟于東箱公食禮公揖退于箱此又天子諸侯宗廟同制之證後儒或說明堂爲宗廟者未明廟制耳

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漢人不知歲差。晉虞喜云。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餘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言歲差者萌芽于此。至唐一行乃分天自爲天。歲自爲歲。立法減歲餘。益天周。歷代遵用其說。唯西法指此爲恒星東行。曰歲差者。以日星相挍而差。日躔黃道一歲一周天。未嘗有分秒之差也。是說與堯命羲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言脗合。玆以中星挍之。堯典日中星鳥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虞夏時火中並繫之仲夏。而春秋傳張趯言火中寒暑乃退。杜注。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

樊退。豳詩亦云七月流火。蓋六月火中。七月火乃西流。是虞夏與周。中星相較已差一月矣。故易言君子治歷明時。義取諸革。月令孟春。乃命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呂覽注。星辰宿度。司知其度也。毋失經紀以初爲常。蓋日行黃道所纏宿度。驗之分至。歲有差移。司天者既隨時推步之。俾宿離不爽其度。又申其戒令曰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是後世所謂歲差。古人固已深明其故。且不憚垂爲令甲以示戒如此。厥後疇人子弟分散。其學不傳。漢時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則以初爲常之失也。經言毋失經紀以初爲常。二語文意聯屬。仲春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季春毋

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季夏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孟秋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孟冬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並語意相屬與此同。正義謂誤分釋。其釋以初爲常。謂舊來所法。恒須遵奉以爲常行。顯與經意違反。唐初傅仁均造戊寅元歷始用歲差。鄗論不以爲然。後李淳風造麟德歷復去歲差不用。沖遠殆安其所習。遂有此乖刺之說耳。

論秦正答汪孝廉鋼

讀大著考秦漢用十月爲歲首皆不改月。以顏監紀事者追改之說爲誤。竊嘗反復于史漢之文。則言追改者不始於顏監。其說上與班固合。又上與馬遷合。

後儒以史記殷言改正朔周言制正朔秦則言改年始因謂改年始者爲不改正朔夫正者年始朔者月始分正朔與年始爲二此不察之言也歷書曰秦以獲水德正以十月漢興襲秦正朔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改正朔張蒼以爲非是罷之今上即位唐都分其天部落下閎運算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律歷志曰秦兼天下自以獲水德乃以十月爲正漢興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然正朔未覩其真遝固咸言秦以十月爲正漢襲秦舊正朔未覩其真正歷後乃與夏正同則太初以前秦漢

未嘗以寅月爲正。至爲顯曰。律歷志又曰。上詔寬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敘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若秦以寅月爲正。則三正循環。寬等不得言二代之統絕而不序。漢襲秦舊用夏時。武帝不必別求何以爲正朔。寬等無俟推傳序文始悉也。所云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將何

所指乎。高帝紀書秦二年十月。文穎云。十月。秦正月。本正以十月爲說也。高帝元年正月。服虔云。漢正月。謂漢太初改正之月。與前襲秦正者不同。荀悅云。先春後正月。則以十月歲首爲春矣。如淳云。以十月爲歲首。而正月更爲三時之月。三時之月。謂三正月也。咸得名正月。言更者。明歲首十月本爲正月也。崔浩云。史官以正月紀四時。故書正月。由諸注文觀之。秦正改月。漢魏以還無異說者。夫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太初正歷用夏正。明以漢繼周。不與秦之亥正爲序。

如秦以水德在周漢之閒。不當五德之敘。故秦楚之際月表存十月歲首以紀實。依太初月號以正時。其義至深遠。顏監所云太初以後追改者正謂此。月表秦稱正月爲端月。索隱云。秦諱正爲端。歷書正以十月。正義云。正。音征。以秦始皇名諱之。故改也。蓋月之建寅建亥不同。而其諱正也無不同。改月而不沒其諱。史法如是。至劉攽謂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當爲秦之十月。說本魏書高允傳。允謂崔浩曰。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

理。後歲餘。浩謂允曰。果如君言。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案史記張耳傳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先至必霸。未嘗謂星聚在入關之月。天官書亦云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史家以此爲高帝受命之符。高帝至霸上在十月。因以星聚之文繫屬其下。斯失之矣。顧星聚在前三月。至霸上則實在十月。謂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則是。謂十月爲秦之十月失於追改則非。所論茅盈內紀秋風詞不足據。皆致確不可易也。楞再拜

大學

周立三代之學。夏后氏之東序。在東郊。殷之瞽宗。有虞氏之上庠。在西郊。皆大學也。大學之教。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成均。五帝之學。其法即五帝之遺法。詩書禮樂四術是也。故曰樂正司業。其由來遠矣。文王世子。凡曲藝皆誓之。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遠之於成均。言其遠於詩書禮樂之教。注以遠之句絕。爲失其讀。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

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鄭君注云。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學舞於夏后氏之學。學禮樂於殷之學。是詩書禮樂造士之四術。備具於東序瞽宗上庠。周之大學。實因此三學修而兼用之者也。王制內則竝言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在西郊。

榜象樂

記武王克商。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

之射息也。注云、左、東學。右、西學。明左學右學皆在郊。王制云、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則辟雍泮宮皆在郊也。故鄭君駁異義云。王制大學在郊。辟雍卽大學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異義說與王制注不同。蓋鄭君之定論也。文王世子曰。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明周人養老在東序。記變東序言東膠。猶上庠曰虞庠。右學曰瞽宗。王者相變之宜爾。三代之學。上庠右學在西郊。東序在東郊。周之虞庠在國之西郊。瞽宗以祭有道有德者

或謂之西學。祭義。祀先賢于西學。亦在西郊。皆循先代之舊。然則東膠在東郊。蓋可知也。辟雍者。大學之總名。周立三代之學通名曰辟雍。猶五帝之學通名成均矣。目辟雍爲周學。上與虞夏殷名四學者。說禮者之未失也。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魯立四代之學者。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注云。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頖宮。郊之學也。然則魯立頖宮以祀后稷。是以有在泮獻馘獻囚之事。通典。兗州泗水縣有泮水。猶武成逸書云。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是也。蔡邕明堂論引樂記武王伐殷。薦俘馘于

京太室。呂覽所引亦同。明獻箴在廟後因以爲學。謂之周學。記言諸侯曰泮宮。言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据魯禮爲說者歟。辟雍頖宮皆在郊。先王處士於閒燕。使王大子王子及諸侯卿大夫之子。國之俊選。皆造於大學。其制如此。國之小學。諸侯立於公宮之左。天子則在王宮之四門。鄭君以西郊虞庠爲小學。非也。四門者。東南稱門。西北稱闈。見蔡邕所引王居明堂禮。周官師氏令其屬守王門。保氏令其屬守王闈。學禮有東學南學西學北學。祭義。天子立四學。將入學而太子齒。皆謂此四門之小學。王大子王子及諸侯卿大夫之子學焉。謂之國子。周官經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

以治建國之學政。而教國之子弟焉。鄭注皆云。公卿大夫之子弟。謂之國子。不下及於士。燕義。古者周天子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鄭注諸子職依用其說。兼數士之子。蓋據王族言之。大傳。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公族有大夫復有士之說也。然喪服經齊衰以下。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凡于爲大夫者。則得服其親服。穀梁春秋曰。公子之重視大夫。然則在王族者不更別以大夫士審矣。故鄭注或云公卿大夫之子弟。或兼舉士之子。義得兩通。唯王制尚書大傳言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下及元士。又專舉適子。與周制不合。乃周秦閒記人之異說也。其鄉人子弟。不得學於王宮小學。父師少師教之門塾之基。見尚書大傳。所謂家有塾也。國子由小學入大學。鄉人子弟由家塾入鄉學。其俊選之士乃得升于大學。是其貴賤之差。

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其職宿衛者則謂之庶子。周官經言士庶子者甚衆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酒正凡饗士庶子皆共其酒外饔饗士庶子掌其割亨之事。大司馬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之戒令。掌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鄭君宮伯注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庶子。其支庶也。竊以羣經考之。秋官象胥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掌客王巡守殷國。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

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周人凡賓客之事。射人作卿大夫從。司士作士從。諸子作羣子從。凡庶子於士相差一等。故燕禮大射禮於獻大夫獻士後。並云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燕義。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此其先後受獻之差。王宮之士庶子在版者。未聞其數。而朝大夫每國庶子八人。都則庶子四人。司士掌羣臣之版。周知

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是庶子雖未受爵王朝。而其數已列於羣臣之版如是。蓋已命者謂之士。司士所云王族故士在路門之右是也。未命者謂之庶子。大僕所云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是也此公卿大夫之子弟。宿衛王宮。而或曰士。或曰庶子。所由名位不同。要不以適庶殊也。

禘

天祭莫大於圜丘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見於鄭君釋周官經大司樂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王制祭天地之牛角

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與國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著于此矣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啟蟄郊上帝及四時迎氣於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先鄭云昊天天也上帝玄天也榜謂昊天垂象之天也上帝祈穀之帝也冬至禘者爲昊天啟蟄郊者爲上帝後鄭合昊天上帝爲一誤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鄭注典瑞云上帝五帝誤其冬至禘

昊天以嚳配。啟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嚳而郊稷。周語伶州鳩之言曰。昔武王伐殷。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周人禘嚳。義其取于是歟。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月令。仲夏大雩帝。季秋大饗帝。皆祭于郊。以周官舞校之。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則雩祀實非歲之典祀。春秋傳龍見而雩。以此爲雩之節。穀梁謂之雩月。言是月早可以雩也。非謂其無旱亦雩。季秋大饗帝之禮。不見于經。月令仲冬不著圜丘之祭。周衰禮廢。作月令者或誤以爲周時仲冬。因襲其禮于季秋矣。周禮取龜用秋時。月令言季夏登龜。周禮仲冬教大閱。月令言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與此類。

冬至禘昊天。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

日。配以月。禮家舊說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見郊特牲注。或言冬日至夏日至俱用至日。非也。春官。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鬼。注云。致人鬼于祖廟。致物鬼于墠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鄭君實据至月言之。此冬至圜丘之禘通得郊名也。對啟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鄭君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爲儀者。推魯禮以言周事。此由不知禘得郊名也。王子雍謂禘非圜丘之祭。則失考國語。大司樂職。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日至於圜丘奏之。是著啟蟄而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神地示人鬼三

大祭爲禘。引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祭法乃沿襲國語之文。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與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對言。既於圜丘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爲郊稷。喪服小記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大傳注云。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以禘其祖之所自出爲禘感生帝。非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違異。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漢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以下五廟而迭毁。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

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然則周人祖文武。詩序。雝禘太祖也。箋云。太祖。謂文王。祖之所自出。主稷也。稷爲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毁。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配。讀如博厚配地之配。謂配太祖爲不毁之廟。非配祭也。王子雍傅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祖顓頊之文。謂有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曰以其祖配之。榜謂古者配祭有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祭必有配。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妻祔食于夫爲配。少牢以某妃配某氏。是也。子孫陳于祖爲合食不謂之配。自子雍誤釋此記。後學襲爲異說。至謂周人禘嚳以稷配。嚳禘文王以周公配。然祭法言禘嚳。不下及稷。明堂位言禘周公。不上及文王。其齟齬難通如此。

逸禮。禘于太廟禮。毁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毁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

祝詞稱孝子孝孫。此禘祭之見於逸經者。毀廟之主立
二尸。是昭共一尸。穆共一尸。祝詞稱孝子。明各祭于其
廟。故於禰廟稱孝子也。春秋公羊傳。大事者何。大袷也。
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曾
子問。七廟無虛主。虛主者惟袷祭於祖。而逸禮有七尸
之文。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此
經傳之言袷祭者。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尚在親廟。
故禘遷主於大廟。而立昭穆二尸。逸禮袷祭惟七尸。則
袷之遷主無尸。王制疏云。鄭康成禘袷及四時祭所以
異者。袷謂祭于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
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
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

以下皆然。從西爲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廟四也。天子立廟。得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凡祭皆然。不惟禘也。禘祭禮盛事殷。故名大祭。春秋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明其禮樂與時祭殊。禘祫俱及遷廟之主。諸侯則有祫無禘。故記曰。禮不王不禘。天祭有禘名以別於郊。宗廟之祭有禘名以別於祫。禘郊禘祫。因其散見之文可考如此。

魯郊轉卜三正。無定月。穀梁傳。我以十二月下辛。卜

正月上辛。加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是魯卜正月不從，卽不得於至月郊。若不待卜三正，又不得於啟蟄月郊也。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爲指周日至圜丘之禘。孟獻子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者，亦舉周禮以正旣耕卜郊之失而已。

魯禘祫之禮，備著于春秋。禘之見於經者，閔二年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禘於大廟，用致夫人。左氏傳云，禘而致哀姜焉。謂春秋經例，卒稱夫人，葬稱小君，是夫人爲生稱。不得通於已葬。哀姜薨已七載，致主于廟，而猶稱之爲夫人，無是禮矣。案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譏以妾爲妻也。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斯言爲得其

賓。婦人廟見曰致。自嫁者言之曰致。女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自來歸者言之曰致夫人。桓三年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與此經用致夫人是。宣八年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傳謂禘于武公見於傳者。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定八年禘於僖公。是也。祫之見於經者。文二年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定八年從祀先公。是也。鄭君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稽之於經。閔二年吉禘。晉人亦云寡君之未禘祀。是除喪即得禘。吉禘莊公譏始不三年。是除喪得禘。不拘先祫後禘。定八年傳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杜氏推爲十月二日。是前日祫。次日卽禘。杜氏謂于僖廟行順祀，誤也。正閔僖二公之位次。閔不得降就僖廟而祭。明順祀爲祫于大廟。次日乃于僖廟禘。不必拘以三年祫五年禘。鄭君以昭十五年禘于武公。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因推二十年亦當有禘。以符五年一禘之說。榜謂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大夫遂怨平子。此與上公若怨平子。郈昭伯怨平子。同爲追叙之辭。以謀去平子在昭二十五年。故連綴于此。非禘襄公定爲二十五年事也。閔二年禘以五月。僖八年禘以七月。宣八年禘以六月。昭十五年禘以二月。定八年禘以十月。是四時皆得禘。禮無定月。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著始賜禘之月也。此與上經孟春祀帝于郊同義。魯郊轉以三正。不定在孟春。禘記。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

子爲之。著始定禘月之失也。春秋經傳禘于大廟者二。禘於羣廟者四。明堂位曰。成王命魯公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明不得及于羣廟。其後他廟亦閒用禘。而其不得徧禘如初禮也。定八年十月順祀先公辛卯禘于僖公。順祀上闕先公。禘則專著僖公。明止于僖廟用禘而已。其禘于莊公武公襄公竝與此同。然則魯禮禘于太廟。更不合食遷主。由此著矣。魯公禘周公時。大廟本無遷主。後魯公別立世室。成六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公羊以爲復立者。是毀廟之主藏在祖廟者。已非昭穆之次。必升羣廟之主。而後可與遷廟序昭穆。則魯禮合食遷廟之祭惟

大祫而已。公羊於大事下發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則殷祭惟指大祫。何休以再殷祭爲三年祫五年禘非也。五年再殷。祫之節也。王制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春秋大事於大廟在秋八月。從祀先公在冬十月。王制祫於三時義或然歟。禮文散佚。儒者執一端求之。往往與經文扞格不合。姑記其所疑。以俟成學治古文者審定焉。

或問感生帝之說信乎。曰。生民之詩具矣。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言后稷感神靈之氣而生也。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言后稷爲天所助以成稼穡之功也。曰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上帝歆享之也。或曰帝。或曰上帝。皆指天帝而言。若如傳釋帝爲高辛氏之帝。則從於帝而見于天。因以生子。此亦何足稱異。下經寘之隘巷。寘之平林。寒冰。不且大遠于事情乎。周人祈穀之郊。實本於后稷之肇祀。今由生民之詩繹之。鄭君謂郊祀爲祀感生帝。說非無據。但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春秋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

夫曰祈穀。曰祈農事。而絕不及于祭感生者。蓋詩表先代之神靈。禮嚴百王之祀事。故不同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爲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之義。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稱王。與四親廟對言爲七廟。二條皆謂宗廟之禘。與祭天無涉。且禘嚳郊稷。禮家或混禘于郊。未嘗混郊于禘。如鄭君說。則祈穀又蒙禘名矣。故鄭志答趙商云。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言也。敢援以爲治經之大

法。

廟祧壇墠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

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注云當爲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二經所記不同。鄭志答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禮。不合周制。榜案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其受命之王。始封之君。及大夫始爵者。後代皆爲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如王制所云者。周人之典祀也。其始有天下國

家者亦立七廟五廟三廟。然天子有祖考而無二祧。諸侯大夫竝無祖考。所設廟祧壇墠。皆閱世迭遷。如祭法所云者。周初建設之制也。賈公彥守祧疏云。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毁不得爲祧。然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是周初七廟無文武二祧也。喪服傳。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諸侯始封者無祖考廟也。今祭法云王立七廟。有二祧。諸侯立五廟。有祖考廟。大夫亦祭祖考于壇。以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推之。此無大祖廟。以皇考當其處。

則天子之二祧。卽顯考之父若祖。諸侯大夫祖考。卽顯考之父。故記言去祧去祖去壇者。明其易世迭毁。與親廟同。然則爲壇爲墠。卽祧與祖之父若祖可知也。至受命之王巳居祧廟。始封之君巳居祖考廟。皆世世不毁。則去顯考爲壇。其大夫有祖考廟者。亦爲壇祭其皇考。此又可與王制互求而得者。正義謂天子高祖之父寄於太祖廟。唯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故謂去祧去祖。諸侯高祖之父寄藏在祧。此與下去壇去墠去王考文義俱不相應。其說非也。而疏義咸失其旨。

燔燎羶薌覵以蕭光

祭義。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覵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覵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朝事主于報氣。饋食主于報魄。是謂報以二禮。案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此燔燎羶薌覵以蕭光。爲饋食禮。其時亦兼報氣。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司尊彝。春祠夏禴。朝踐用兩獻尊。追享朝享。朝踐用兩大尊。此覵以俠甒加以鬱鬯爲朝事禮。其時亦兼報魄。祭義各本其所主言之。故于報氣

循序立文。報魄逆陳見義。睍之言襍也。謂其報氣報魄更相襍厠。孝子祭其親。求諸陰陽者非一時一事。曰睍曰加。義取諸此。注云。燔燎羶薌。睍以蕭光。取牲祭脂也。正義以朝踐取膟膋燎于爐炭當之。楞案郊特牲注云。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於主前。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是時無焫蕭之事。詩生民取蕭祭脂。毛傳據郊特牲旣奠焫蕭合羶薌釋之。故郊特牲注授取蕭祭脂之文。宗毛義也。詩信南山取其血膋。箋云。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于蕭。合馨香也。郊

特牲取膟膋燔燎。注。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正義誤援此爲朝踐焫蕭之証。是鄭君皆据旣奠焫蕭爲說。與制祭燎膟膋無涉。沖遠以燔燎羶薌見以蕭光爲朝事時所有事。遂成歧誤。

中衣裼衣

禮有中衣裼衣之名。嘗据鄭義考之。深衣目錄云。有表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用布。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云。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是中衣上加冕服皮弁服朝服元端。故曰有表謂之中衣也。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曰。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詩箋云。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歟。聘禮注

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論語曰。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此錦衣絞衣素衣。皆在皮弁服之裏。卽中衣也。掩合上衣。謂之中衣。袒而露見。謂之裼衣。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練時服鹿裘。練中衣以裼之。則素衣也。注云。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乎。蓋練布染以絞色。說亦得通。其上衣功衰。中衣裼衣。異名同物。著于此矣。服之有裼襲也不以寒暑異節。玉藻曰。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注云。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孔注云。必表而出之。加上衣也。緇衣羔裘。素衣麛裘。黃衣狐裘。明裘

葛之上。皆有衣覆之。使可裼也。論語于裘不言裼者。裳上表而出之省文。聘禮注云。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尙相變也。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袒裼者左。賈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單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其說與鄭義合。崔靈恩等則云中衣外加裘。裘外又加裼衣。玉藻正義引皇氏說同。二劉等又謂中衣在裼衣上。

曲禮正義說同。俱見詩羔羊正義。蓋因鄭注皮弁服中衣用布。裼衣或用錦。分中衣裼衣爲二。遂成歧誤。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又承朝元端夕深衣。主於大夫士。又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注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是諸侯皮弁服之裏得用錦衣。不嫌以帛裏布明矣。玉藻有錦衣元綃衣絞衣緇衣黃衣。論語又有素衣。皆中衣也。諸侯又以綃黼丹朱爲領緣焉。其制同深衣。繼袂揜一尺。則與長衣同。

裘

古者冕弁服皆有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榜謂元衣更有上衣。玉藻。大裘不裼。言不得免上衣見裼衣也。大裘上衣十二章。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旗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天之大數不過十二。王者祀天之服象焉。覲禮。天子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與

記言龍章而設日月相應說冕服者未嘗于大常畫龍致疑于龍袞顧据三辰旂旗之文。決其不得列于冕服爲十二章。斯不察之說也。十二章九章之服通名袞故于祀天言大裘以示殊異。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節服氏。掌祭祀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是袞冕九章以下不得服大裘可知也。凡冕服爵弁服皆元上纁下。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注云。狐青裘。葢元衣之裘。熊氏謂五冕及爵弁也。皇氏以元衣爲元端。則元綃衣以裼爲以帛裏布矣。君用純狐青。大夫士褖以豹褎近得其實。爵弁服。大夫士之祭服。天

子以爲弔服司服凡弔事弁絰服弁師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故王之吉服凡九而爵弁服不與焉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以玉藻校之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此皮弁服之裘也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此冠弁服之裘也凡田君親誓省之服黼裘郊特牲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省（今本省作社誤注云社或作省）以習軍旅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然則王服冠弁服以田不用羔裘辟祀天之服歟諸侯以冠弁服爲朝服說者

謂其田亦韋弁服。與兵事同。王制正義引左傳衛獻公射鴻于囿不釋皮冠而與孫林父言。又昭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皮冠豹舄。韋弁服之裘經記無可考見。鄭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援春秋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爲証。韎者。赤黃之閒色。見玉藻注。故孔沖遠云。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春秋傳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是也。見詩羔羊正義。由是言之。冕弁所服裘。備具于玉藻之記。其闕大裘不著者。記主裼衣言也。鄭君疑黃衣狐裘爲大蜡時臘祭先祖之服。與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爲一事。榜謂郊特牲黃衣爲祭服。玉藻黃衣爲裼衣。是殊服異事。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周人享先王

袞冕享先公驚冕祭五祀希冕不服黃衣黃冠周官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郊特牲亦云旣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是黃衣黃冠而祭以息田夫爲蜡祭甚明肆師歲時祭祀則令國人祭郊特牲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雜記子貢觀于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明國人咸得與于蜡皮弁素服在位者之祭服也黃衣黃冠庶人之祭服也故曰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天子諸侯蜡祭飲酒于廟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是也庶人則飲酒于序黨正國索鬼神而

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是也。

加爵

鄭君司尊彝注云。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盎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鬱人職曰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酳尸以玉爵也。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鄭意蓋以后與諸臣再獻者當明堂位之加爵。天官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加之。注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爲飾。則以璧角璧散與此瑤爵爲一。是加用瑤爵也

賓孔之徒申注義者謂后未酳尸以前不用瑤爵朝踐饋食皆酌玉爵以獻與王同唯崔靈恩氏以爲后獻皆用瑤爵九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杜佑依用其說謗案周人祭祀賓客之禮王以圭瓚祼后以璋瓚亞祼其祼器旣殊大宰以玉爵贊王內宰以瑤爵贊后其爵制亦異故內宰又言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祼獻也瑤爵也對文並舉后之正獻具是矣祭統獻之屬莫重于祼故謂之祼獻鄭君分釋祼獻爲二非也后獻賓亦用瑤爵注謂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亦誤禮婦人于賓有獻無酬特牲饋食禮三獻之外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又衆賓長爲加爵如初注云大夫士三獻而禮成多之爲加

也。是非加爵在正獻後之證歟。天子之禮。諸臣爲加爵。於時內宗薦加豆籩。王與后咸不親其事。然則內宰所贊非加爵。尋章著矣。故說加爵。當以崔靈恩氏爲正。

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注云。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正義云。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酳尸之一獻爲尸飲五。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榜案沖遠此說違失鄭義。司尊彝注云。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

禮特牲少牢言之。二祼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鄭君因天子祭禮無可考見、故据少牢特牲三獻而獻賓、明獻諸臣在正獻既畢之後、又援記言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明天子於尸飲七可以獻諸臣。是正獻既畢。然後獻賓獻諸臣。自天子達于士。其禮一也、賈疏謂祭統据侯伯禮、宗廟七獻、二祼爲奠不飲。朝踐已後、有尸飲五獻卿。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祼爲奠不飲、是尸飲七、可以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二祼爲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卿。其差數與鄭義合。江先生曰、如沖遠說。則賓未獻

尸而君先獻賓失其序矣此破的之論也
禮器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注引周禮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熊安生云此謂諸侯時祭所用之禮故罍尊夫人所酌也若天子之祭則罍尊在堂下故禮運曰澄酒在下酒謂三酒在堂下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則君不酌罍也楊謂明堂位云山罍夏后氏之尊也犧象周尊也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尊用犧象山罍此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據魯禮言

之。罍尊。即山罍也。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二鄭並云山尊山罍也。又云。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是夫人所酌之罍。與諸臣自酢之罍。截然殊異。注引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以明君酌犧象。與周禮合。下言皆有罍。乃牽連引及耳。安生以諸臣所酢者當夫人所酌罍尊。說與鄭注違異。

祔於其妻

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注云。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正義云。夫死祔於其妻。故知是無廟者。榜謂喪之祔祭也。使鬼有所歸。檀弓。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故雖朋友主喪。亦必爲之虞祔。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不繫於有廟無廟。襍記。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也。古者三年喪畢。然後祭於廟。此未練祥而祔於王父。則於殯宮祔。疏云。就王父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失之。喪服小

記。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此祔於高祖之妾。則爲壇祔。襍記。主妾之喪則自祔。崔氏云。于廟中爲壇祔之。此謂攝女君。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爲主。別爲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主之也。與此同義。未聞無廟者不祔也。謂以夫祔妻。彌乖尊卑隮祔之義。此經承上婦祔於祖姑言之。祔於其妻。卽此祔於祖姑是也。變言其妻者。緣上其妻爲大夫而卒立文。皆對夫之辭。襍記曰。男子祔於王父則配。注。配。謂并祭王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注。不配。則不祭王父。此嫌不配者用牲自從其生前之爵。曰不易牲。曰以大夫牲。明妻從夫之爵。不以存殁異也。

奔喪絞帶

奔喪至于家括髮袒卽位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又云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括髮東卽主人位絰絞帶又云聞喪不得奔喪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絰凡三言絞帶卽喪服傳所謂絞帶者繩帶鄭君云象革帶是也士喪禮記旣馮尸主人袒括髮絞帶衆主人布帶奔喪絞帶與彼同節其齊衰以下不言絞帶明其皆布帶也五服要絰通謂之絰又謂之麻又謂之絰帶未成服男子大功以上皆散帶垂士喪禮卽位絰于序東是也奔喪卽位絰於序東與在家者同其要絰皆散帶垂三

日成服絞之。此與絞帶異物，故與服經斬衰苴絰下更出絞帶。明要絰無絞帶名。鄭君于奔喪注云，不見尸柩，不散帶。孔沖遠因疑奔喪絞帶爲絰之散垂而絞之者皆誤也。襍記曰，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此聞喪未至殯宮者皆散麻也。又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此奔喪者既殯猶散麻也。奔喪之禮，大功以上皆散麻與在家同，證以襍記之文益明者。

反三年之練葛

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記以三年與期大功對言明三年內兼舉齊斬間傳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彼以齊斬對言與服問不同間傳所言後喪易服之節服問所言後喪反服之宜三年之喪齊斬或殊而加隆焉倍之爲再期也不殊禫記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言於除喪時服其除服則期大功

既葬皆反服其上服父母同矣凡易服大功變既練齊衰變既虞卒哭此於既練言之者期既葬之葛帶大於爲母既練之葛帶其衰麤於練之功衰說見冠衰升數篇此參不得反其故葛帶服其功衰也故以明之五服絰帶之差絰去五分一以爲帶雖易服者亦然喪服小記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葛皆兼服之是也此三年既練之葛帶爲父爲母大小異數其期既葬者同絰期之絰大功既葬者同絰大功之絰不拘絰帶五分去一之差者謂其練無首絰故得絰下服之絰也服問曰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

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不嫌絰帶大小非差，可互明矣。鄭君以記言絰期之絰，因以三年、既練屬父，期既葬屬母，又謂大功既葬宜絰期之絰，皆泥於喪服傳去五分一以爲帶之言，遂就而爲之說。記云，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謂大功既葬反上服之葛帶絰，下服之葛絰與期喪同，非謂其絰大如期。崔靈恩云，此經大功之喪承前經之下，既有三年之練，又有期喪既葬，合大功既葬之後，故帶其練之故葛帶絰期之葛絰，其說與亦如之文相傳合。然服問專明三年既練變除之事，故下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于免絰之，又云，小功不易喪之練冠，殤是中變三年之葛，均据三年既練言之，不涉期既葬，則崔說非經意也。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殤，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注謂大功之親爲殤

在緦小功者也庾蔚之云當是論期殤之大功若是大功之殤記當明之期殤最在上所以不言期耳鄭元謂期殤長中自大功不復指明殤服之異不於卒哭而受上服之葛又明下殤之麻雖不斷本以其幼賤亦不能變上服之葛若如鄭說謂大功親之殤者其如緦小功之經麻既斷本又與三年之葛大小殊絕安得相變耶榜謂此承上經以有本爲稅言變三年之葛則殤長中爲期親降服大功不言可知襍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袝兄弟之殤則練冠袝注云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變服間傳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

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注謂主爲大功之殤長中言之是鄭君已不能自持其說矣据間傳言期之下殤與大功之長殤在小功者得易大功之葛大功之中下殤在緦麻者得易小功之葛也大功之殤中從上辨別見